

14876.32
38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 出土瓷器

Porcelain Unearthed from
Jininglu ancient City Site
In Inner Mongoli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陈永志 主编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itor-in-chief Chen Yongzhi



文物出版社

内蒙古集寧路古



城遺址出土瓷器

高延青題



序

陶瓷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陶瓷的产生和发展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精湛的工艺技术成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陶瓷不但有着良好的品质和绚丽的外观，而且作为历史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浓缩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科技、艺术、思想意识等诸多信息。所以，对陶瓷器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目前，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主要有古文献学、考古学、文物学三种途径，其中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考古学理论的应用，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诸多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获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文物学的有机结合、相互渗透，使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不断完善并趋向系统化。内蒙古自治区集宁路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的精美瓷器为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体现了考古学在古陶瓷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最大特点是窑系较多，品类丰富。这批瓷器囊括了当时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七大窑系所生产的主要品种，造型多变，时代特征明显。景德镇窑系的青白釉和卵白釉产品造型简朴，釉色浑厚凝重。龙泉窑系有豆青、粉青、梅子青釉等产品，釉色光洁莹润。耀州窑系瓷器釉色多为姜黄色和青灰色，釉面常见开片，纹饰繁密。钧窑系瓷器以月白、天青、天蓝釉为主，少量器物釉色为月白色和天蓝色相交融，有的瓷器还带有紫红斑彩，绚烂瑰丽。此外，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瓷器在胎釉装饰上也有着丰富的种类，如青花、釉里红、白地釉上或釉下黑彩、白釉或黑釉剔划花、黑釉酱彩、三彩、白釉红绿彩、绞胎、绞釉、孔雀蓝釉黑彩、油滴斑、兔毫斑等。这些瓷器赏心悦目，古朴典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元时期瓷器的整体风格和制作水平。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第二大特点是出土完整瓷器较多，这些瓷器质量上乘，堪称精品。

其中釉里红玉壶春瓶、青花高足碗、青白釉佛像、青白釉卧象座、“枢府”盘、青釉龙首龟身砚滴、龙泉窑荷叶盖罐、钧窑月白釉香炉、钧窑罐、钧窑大盘、兔毫盏、油滴盏等，均为金元时期瓷器之精品，极为珍贵。特别是釉里红玉壶春瓶、青釉龙首龟身砚滴、钧窑月白釉香炉等瓷器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瓷器收藏的品类，为中国古陶瓷的进一步研究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结晶釉类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元代发展到了顶峰阶段，兔毫、油滴等结晶釉类瓷器制作工艺娴熟，尤其是人为地利用油滴斑组成团状图案，表明当时瓷器制作者已经完全掌握了高温铁结晶釉的性能。而元代成功创烧的青花、釉里红彩瓷品种，具有蓬勃强劲的生命力，对明清彩瓷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青花品种的出现将瓷器和绘画艺术结合到极致。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器使用进口钴料，色彩浓艳，图案布局合理，制作巧妙，质量优良，充分证明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从国内目前发现的少量元代釉里红瓷器来看，大多发色不够纯正，反映出当时釉里红瓷器烧成难度大，产量较低。而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釉里红玉壶春瓶斑彩鲜红艳丽，清新自然，为釉里红瓷器中的佼佼者，说明当时釉里红瓷器的烧造技术和制作经验已经趋于成熟。元代青白釉也有较大发展，青白釉佛像和青白釉卧象座造型生动，做工精细，体现了景德镇窑高超的堆塑水平。卵白釉在元代创烧，并作为枢密院定烧的瓷器，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成功烧制奠定了技术基础。此外，白釉红绿彩、三彩、绞胎、绞釉等品种的瓷器，虽然发现数量较少，但也为研究金元时期瓷器的制作技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标本。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第三大特点是有着独特的载体和科学的断代依据。这批瓷器出土



于保存相对完好的城址、房屋、院落、窖藏等大量遗迹之内，生动而鲜活地再现了集宁路古城昔日的繁华场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窖藏瓷器的大量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当时战乱情况的应急措施，瓷器被掩埋于房屋和院落之内，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从而使大量精美的瓷器完整地保存至今。地层学、类型学在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应用以及瓷器上的墨书纪年款识，使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瓷器在年代判断上具有了可靠的依据。部分瓷器带有“至元三年”、“延祐”、“皇庆”、“至治”等纪年款识，这些款识与地层相印证，使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年代划分得到了科学的佐证和依据，为金元时期瓷器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标尺。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第四大特点是这批瓷器蕴含着极为浓厚的商贸气息。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地区中部，地处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的地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赋予集宁路古城具有商贸交流的功能。从古城整齐的道路布局、成组的房屋、手工作坊等遗迹和瓷器、钱币、铜铁器等众多出土遗物可以看出，当时集宁路古城十分繁华。瓷器上的墨书所书写的如“王宅药铺”、“煎饼铺”、“食店杨家”、“仁和馆”、“聚贤馆”、“税”等款识，均反映出了当时商业的繁荣的状况。所以，在集宁路古城遗址大量地出土南北方各大窑系的产品绝非偶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后，主要通过草原大通道进行东西方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而集宁路古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浓厚的商贸气息，说明集宁路古城是当时北方的一个重要商品集散地。这些足以证明集宁路古城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重要起点。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日益提高。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因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业外人士加入到文物保护、收藏、研究的行列中来，尤其是瓷器爱好者的群体在不断壮大，这种情况有力地促

进了文物研究、艺术品收藏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正因为瓷器与现实社会的这种密切关系，迫切地需要编辑出版一些面向大众并且具有较高水准的瓷器专著，以切实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出版是此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多学科结合，如古陶瓷研究中将文献学、考古学、文物学结合起来的的同时，也要和化学、艺术等学科紧密联系起来，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并探讨瓷器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瓷器制作群体、使用群体等方面的内在联系，深入挖掘古陶瓷器自身的历史文化内涵。

内蒙古地区关于瓷器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空白阶段。这本瓷器专著的付梓，可以说是弥补了内蒙古自治区陶瓷研究上的缺憾，值得欣慰。希望考古工作者今后能够再接再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并为普及文物知识和弘扬祖国的历史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

马延青

前言

陶瓷器的烧造和使用对中国社会历史文明的进步具有特殊的意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重视。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产生到商代原始青瓷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而成熟的青瓷则迟至东汉中期出现,之后瓷器以其良好的性能和美丽的外观逐渐取代了陶器的地位。我国古代社会相对发达的生产力是瓷器不断发展并走向繁荣的主要因素,南北各地蕴藏丰富的瓷石、高岭土,也为我国瓷器在世界上最早出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在古代社会,瓷器以其多变的造型、瑰丽的釉色、色彩缤纷的装饰图案,深受上至帝王下到庶民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同时也受到了其他国家人民的欢迎。从唐代晚期开始,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产品,远销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澳洲等众多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制瓷技术随之也逐渐传播到高丽、日本,并影响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所以说,瓷器的创烧是我国人民对人类物质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部边疆,草原、戈壁、沙漠的特殊地貌缺少瓷器烧造的基本条件,目前能够确定的古代瓷窑仅见位于赤峰地区辽金时代的林东窑与缸瓦窑,只烧造一些粗白瓷与三彩器。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一些精美瓷器多数为中原与南方地区输入,一般以墓葬与窖藏中发现的居多,主要有呼和浩特白塔古城、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包头燕家梁、开鲁县三义井、林西县、卓资县等地出土的瓷器窖藏,这些窖藏出土的瓷器,以钧窑、龙泉窑、磁州窑瓷器为主,其中以白塔古城窖藏出土的钧窑天蓝釉刻铭双耳炉、高座镂空双螭耳瓶、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瓶、磁州窑缠枝牡丹纹罐、景德镇窑青花罐最为著名。这些瓷器精品大多数出土于白塔古城与集宁路古城,其中以集宁路古城发现瓷器窖藏为多。集宁路为元代建置,原系金代集宁县,元初升为集宁路,元末毁于战火,后荒弃无人居住,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

1959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配合集张铁路建设，曾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2002年5月至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配合110国道集—老高速公路建设，对集宁路古城遗址再次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收获巨大，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品类齐全的瓷器。目前已出土的完整和可复原瓷器七千余件，各类瓷器标本上万件，囊括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七大窑系。这些出土瓷器造型多样，纹饰简洁流畅，粗犷而不乏细腻，时代特点鲜明。在这批瓷器中最为璀璨耀眼的是六件青花高足碗和釉里红玉壶春瓶。青花高足碗造型轻灵，胎体细白轻薄且微透光，除杯内壁的暗花八宝纹外，其他部位的蓝色花纹运用钴料形成，图案素雅明快，有龙、凤云纹和蔓草纹、火焰纹等。釉里红玉壶春瓶造型秀美，青白釉上满布红斑，红斑系洒涂形成，奔放自然，清新亮丽。成套青花高足碗的出土再一次印证了元代青花瓷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为进一步研究元代的青花瓷器提供了可供对比研究的系列材料。而釉里红玉壶春瓶的发现，说明元代釉里红烧造技术已经初步成熟，为研究和解决元代釉里红瓷器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标本。

集宁路古城地处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为这批瓷器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由于集宁路古城始建与废弃年代清晰，这批瓷器的出土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和相对的年代关系，部分瓷器还带有明确的干支纪年款，这为金元时期瓷器的分期与断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界定标尺。其次是瓷器出土于房屋、窖藏等具体遗迹内，更加具有历史气息和生活气息，使金元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赫然显现，同时也反映出了北方草原地区居民的生活习惯、文化风貌、交通运输、商品贸易等更为广泛的内容。再次是这批瓷器数量较多，窑系较全，并且精品众多。其中釉里红玉壶春瓶、青花高足碗、青白釉塑像、青釉龙首龟身砚滴、龙泉窑荷叶盖



罐、钧窑香炉、“枢府”釉盘、兔毫盏、油滴盏等诸多精美瓷器同出一城，较为罕见，部分瓷器还填补了我国瓷器收藏种类上的空白。

在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曾零星地公布过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器物的出土情况，很快受到了文博界同仁的密切关注和重视，并引起了广大陶瓷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为了尽快使大家了解其面貌，我们先行推出此书，对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部分瓷器精品进行初步展示，以飨文博界同仁和广大陶瓷爱好者。在以往有关中国古陶瓷的论著中，多见窑址类、博物馆藏品和传世品类瓷器的研究，以古代城址出土瓷器为专题进行研究介绍的则较为少见，而内蒙古地区目前还没有一部瓷器专著问世，本书旨在此方面进行初步尝试并做出努力。该书突出的特点是，收录的156件瓷器全部为2002年以来集宁路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时间与空间范围明确，种类全，精品多，均为当时各大窑系之代表作品，大部分瓷器资料属首次公布，可简略概括为新、全、精。

此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集宁路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体现了国家文物局对集宁路考古发掘成果的认同和鼓励。目前，考古发掘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两年来的发掘资料和出土遗物也正在整理之中，有关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详细情况，今后将在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报告中随同其他遗迹遗物集中展示。我们期待能与国内外古陶瓷研究者进行更为广泛诚挚的交流，共同为提高古陶瓷研究水平做出努力。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刘绍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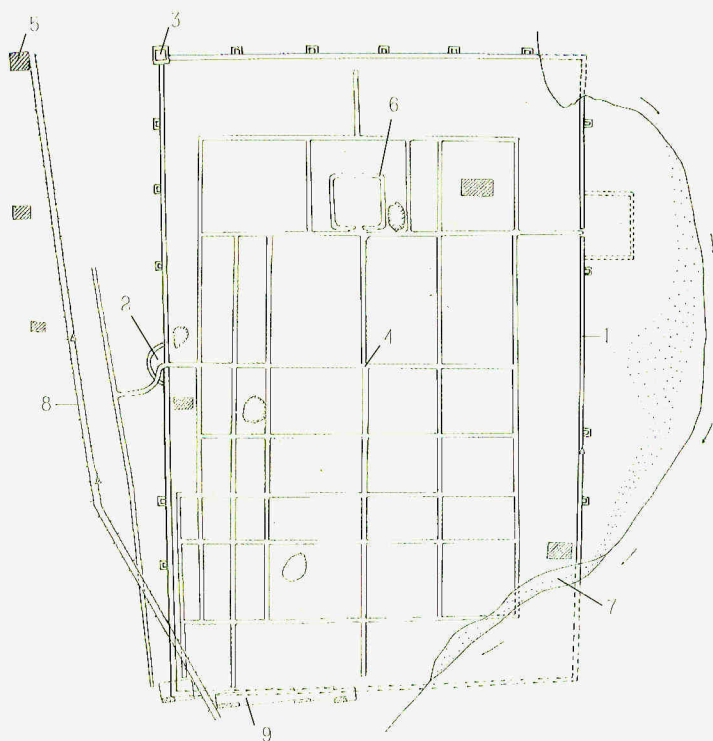
图一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概述

陈永志

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西距乌兰察布盟行政公署所在地集宁市25公里,东距张家口市140公里,南距大同市90公里,以北进入蒙古戈壁草原,处于草原游牧与农业耕作地区的结合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图一)。古城北依环状山地,南临黄旗海(金白水泊),依山傍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适合于游牧居住。集宁路为元代建置,原系金代集宁县,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为金代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当时为春市场(榷场),是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场所。元代初年,升为集宁路,属中书省管辖,下辖集宁一县^[1]。城内曾出土有元皇庆元年(1312年)所立“集宁文宣王庙学碑”^[2]。古城地表现存东、北城墙,城墙残高2~3米,宽5~6米,西城墙与南城墙湮没于地下。

经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得知,古城东西宽640米,南北长940米,东、西墙各设一城门。东门位于东城墙北段,外置方形瓮城;西门位于西城墙中段,外置马蹄形瓮城;南门情况不详。城内道路为六纵七横,将古城分为三十一一个单元。城内北部正中有一大型的建筑台基,台基南部为市肆遗址。城外西侧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与西门瓮城及城内道路相连(图二)。1958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为配合集张铁路建设,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过清理发掘,发掘862.5立方米,清理墓葬27座^[3];1976年11月,在集宁路古城遗址西城墙附近清理一处丝织品窖藏,出土有“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字样的提花绦等重要文物;1977年9月,清理出一处窖藏瓷器,出土有龙泉窑双鱼洗等一批瓷器^[4];1984年6月,乌盟文物训练班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确定了古城的城垣结构及城市布局,发掘出土了又一批瓷器^[5];1988年6月,集宁路古城遗址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5月至今,为了配合110国道集—老(集宁至老爷庙)高速公路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组成了集宁路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时至今日,现已完成考古发掘面积达22045平方米,清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址,出土完整瓷器200余件、可复原瓷器7416件,铜钱36849枚,陶



图二 集宁路古城平面示意图

1.城垣 2.城门及瓮城 3.角楼 4.城内道路 5.高台建筑 6.围墙 7.冲沟 8.现代道路 9.现代民房



图三 集宁路古城市肆遗迹

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各类器物 5000 余件。发现房址、道路、灰坑、十字街道等一批重要遗迹（图三）^⑩。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金、元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种类丰富，窑系较多，涉及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窑七大窑系，还有大量瓷器尚不能确定窑口。在七大窑系中，以磁州窑、定窑、钧窑、龙泉窑系瓷器居多，耀州窑系瓷器最少，其余窑系瓷器出土量基本相当。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种类丰富，精品众多，完整及可复原瓷器有七千余件，各类瓷器标本达上万件，堪称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迹。这些瓷器的出土，为中国的古陶瓷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一 磁州窑系

磁州窑系瓷器在集宁路古城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大，种类也最为丰富，多为百姓日常生活用品。器形主要有碗、盘、盆、钵、瓶、炉、盖、枕、缸、盂、高足碗、瓷玩等。其中碗、盘、盆、瓶、罐形制大小不一，大盆的口径可达 40 厘米左右。罐有圆腹和筒形腹之分，瓶类有玉壶春瓶和梅瓶，瓷玩类有羊、狗、马等造型。胎质较粗疏，内含杂质多。胎体多见黄胎或淡黄胎，少部分胎色呈淡红、黄红、灰白、灰褐等颜色。彩绘、白釉器皿一般施白色化妆土。釉色及施彩装饰主要有黑釉、白釉、绿釉、三彩、孔雀蓝釉、白釉红绿彩、绞釉、白釉黑花、白釉褐花、黑釉酱彩、酱色斑，以及白釉剔、划花和黑釉剔、划花等品种。另有绞胎品种。其中以白釉褐花、黑花为主要装饰，多见于罐、盆、碗类器皿，大件器皿以剔花、划花为主要装饰。白釉黑、褐花有釉上彩和釉下彩之分。釉上彩居多，呈黄褐色，由于焙烧的原因，着色处内凹有结痂痕；釉下彩呈深黑色，光亮鲜艳（图四）。彩绘纹饰有黑褐色弦纹内夹饰花叶纹、折枝花卉纹、线纹、三叶纹、点彩、文字等装饰；白釉或黑釉剔划花的纹饰主要有缠枝牡丹纹、莲花花叶纹、穿花凤纹、草叶纹等。黑釉酱彩中的酱色斑多为椭圆形、三角形、竖条形，装饰于器物的内壁，涂抹具有一定的规律。也有不规则的酱色小斑点，涂抹于器盖旋纽、器耳与器体结合处，对粘接产生的疤痕进行掩饰。另外在一些小瓶、小罐、瓷玩上，也用黑、褐色点彩作为装饰。



图四 磁州窑系白釉黑花、剔花类瓷器标本



图五 磁州窑系绞胎、绞釉类瓷器标本

可见数量不等的支钉痕，部分瓷器足内有乳钉状凸起。白釉、三彩、红绿彩施釉部分一般都先上有白色化妆土。碗、盘、盆、罐类外壁多施半釉。白色釉泛黄，胎质粗疏，胎釉结合不紧密，器物口沿部分经常出现脱釉现象。器物装饰简洁，图案疏朗，纹饰随意流畅，少见繁密的纹饰。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磁州窑系瓷器品种齐全，不乏精品，以下将典型器类进行介绍。

绞胎器 有碗、高足碗、器座等，以淡黄色胎土和黑褐色胎土相绞而成，一般以胎泥组成花朵图案，器物边缘及底足处以普通单色胎泥粘接成型，有描边现象。标本03JNLT048055①F22JC31:18，高足碗，直口，圆腹，高圈足，足底为小喇叭口形，碗内底有五个支钉痕。碗壁饰三层花瓣状纹饰，下腹饰六朵团花图案，内底饰一朵团花，花纹颜色呈褐色，底部团花颜色较深。圈足胎土为淡黄色，单色。通体施青灰色釉，内外壁施满釉，足内无釉。

酱斑色彩有酱黄色和酱红色两种，碗、盘内一般为五片酱斑均匀分布，亦有在碗或盘内心、口沿处饰环弦纹者。绞胎为淡黄色和黑褐色胎泥相绞而成，呈水旋状或花朵状，纹饰分布对称规律。绞釉类器皿只见盘类，以黄白两种颜色的釉泥搅拌，通过釉的流动熔融产生黄白两种颜色的条带纹理；绚丽夺目（图五）。三彩器以褐、绿、黄三种颜色为主色，部分器物只有绿色和黄色两种，纹饰多见果叶纹、花卉纹和戏水游鱼纹等。白釉红绿彩为白色地釉上绘制红、绿、黄彩相结合的图案，图案有牡丹、莲花、鸳鸯莲池纹等，部分器物以粉红色为底色，花卉的叶脉或鱼鳍、鸟翅以绿色或其他颜色填充描绘，层次感较强（图六）。孔雀蓝釉则将蓝釉罩在黑彩之上，器类多见梅瓶、玉壶春瓶等，大部分釉面剥落，露出白色的化妆土。黑釉多饰于碗、罐、瓶类器物，碗类器物釉色呈黑褐色，部分器物以铜红料滴涂成鲜红的木叶状，黑红相映，妙趣横生。还有一些黑釉类器物釉层较薄，露出紫红色的胎体，有流釉现象。磁州窑大部分器物系支烧而成，足底露胎，内底



图六 磁州窑系三彩、红绿彩类瓷器标本

通高9.4厘米(图版151)。

白釉黑花筒形盖罐 出土数量较多。口沿外凸,直壁筒腹,下腹底部内收与圈足相连,圈足足壁外撇,挖足过肩。胎质略疏松,黄白色。施白釉,足肩处不挂釉。腹壁以三组黑色环弦纹二等分,弦纹内饰草叶纹。标本03JNLT047056①F28:3,伞状盖,花纹稀疏,通高30.3厘米(图版145)。

酱红斑碗 数量较大。胎质致密,含黑色沙粒,胎体呈黄褐色,口沿呈紫色,外腹壁釉薄,挂半釉,釉有黑、褐两种,以滴涂形式在碗内壁装饰成圆形或不规则状斑彩,斑彩呈红色或褐色。标本02JNLT060051④:6,敞口,外壁口部下有一周束痕,弧腹,圈足略外撇,挖足过肩。胎体白中微泛灰,碗内有五片酱色斑彩。内底有一涩圈,露胎处有墨书“食店杨家”以及其他模糊的墨书款识。口径18.5厘米(图版136)。

白釉红绿彩器物 主要为盘、碗。以红、黄、绿三种颜色绘制,一般以红色做底色,用黄、绿两种颜色填充描边。标本03JNLT024062③G85:1,敞口,弧腹,圈足,挖足过肩。胎质疏松,白中泛黄。内壁施满釉,外壁挂半釉,施釉处先上白色化妆土。内壁近口沿部位绘有蔓草花边,花边以红绿两种颜色描绘,内底部以莲瓣为边框,中心绘有鸳鸯莲花纹。口径22.3厘米(图版148)。

玉壶春瓶 孔雀蓝釉、黑釉两种。孔雀蓝釉玉壶春瓶喇叭口外翻卷,细颈,圆腹下垂近底足处;黑釉玉壶春瓶喇叭口近筒式,溜肩,腹最大径居中。孔雀蓝釉玉壶春瓶釉层剥落现象严重,黑釉玉壶春瓶釉面黑亮,近足底处无釉。标本03JNLT060053③:4,黑釉,喇叭口,细长颈,椭圆腹,圈足外撇。灰白胎,外壁施黑釉,釉面有小鬃眼,有流釉现象,圈足露胎。通高20.2厘米(图版134)。

上述出土的瓷器,仅为磁州窑系代表性的几例。其中白釉黑花筒形罐、黑釉酱红斑碗是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中最具有特色的器物,而红绿彩鸳鸯盘、绞胎高足碗则是其精品,代表着磁州窑系瓷器烧制的真实水平。

二 钧窑系

钧窑系瓷器出土量也很大,器类居中多为民间日常用品,器形主要有碗、盘、碟、洗、钵、罐、炉、瓶等。碗的口部有敛口、直口、唇口三种。盘可分为直口浅盘、直口弧腹大盘、折沿盘、花口盘。罐的形制有双耳罐、鸡心罐。炉、瓶类器物有的附耳,有的不附耳。底足以圈足最为多见,少数为平底和卧足。胎体多见淡黄色胎和灰胎,同时也有白色、灰白、灰黑、淡红等胎色。受烧制氛围的影响,部分器物的腹壁和足底的胎色有所差别,腹壁胎色为灰色,而足底为淡黄色或淡红色。一般淡黄色胎的胎质较为粗疏,灰色胎较为致密。灰色胎的器物露胎部分多呈赭色或红褐色。釉色变化较为丰富,深浅不一。釉为乳浊釉,釉层较厚,部分瓷器有严重的流釉现象,外壁多施釉不到底,在釉面边缘处形成釉浪,胎釉衔接处经常泛出紫红色。常见的釉色有月白、天青、天蓝三种,以月白、天青结合色为主要颜色,此外还有灰白、青黄、青绿、青灰、深蓝、灰黑等色,但数量相对较少。有的器物的釉色为两种颜色相互交融。一般釉面上多带有开片、釉泡、鬃眼,光泽性较差,少数制作规整的瓷器釉面则较为光洁匀净,有的器物因烧制过程中釉层流淌而形成兔毫纹理,在少数器物上发现有蚯蚓走泥纹,还有少量瓷器的釉面开片处呈“铁线”状。器物装饰以堆贴和铜红釉装饰为主。堆贴纹饰仅见于碗、炉,碗的内壁贴附花叶纹,香炉上堆贴兽首衔环、花朵、乳钉纹。大部分瓷器在釉面上不加任何装饰,有

部分碗、盘通过涂抹铜的呈色剂，使釉面上出现斑彩。由于受氧化氛围的影响，斑彩的颜色有紫色、鲜红色、枣红色、暗红色、绿色等，有的斑彩中央为绿色，边缘为紫红色。斑彩一般抹涂在碗、盘的内壁近口部，面积较小，面积大的斑彩较为少见，斑彩的涂洒形状较为呆板（图七）。器物属支烧而成，足部内外露胎，足内多有乳钉状凸起。部分碗的内底微向下凹，形成指坑状。仔细观察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钧窑系瓷器，总的特点是：胎质呈黄色疏松者，一般为月白釉，釉层较厚，釉面熔融流淌纹理明显，鬃眼较多，乳光较强，器底有沉积釉，此类器物出土数量较大；胎质呈灰色致密者，一般为天青釉，釉层较薄，釉面细腻光滑，鬃眼较少，乳光较弱，釉面多见蚯蚓走泥纹和铜红斑彩装饰，此类器物出土数量相对较少。以下择其主要器类分别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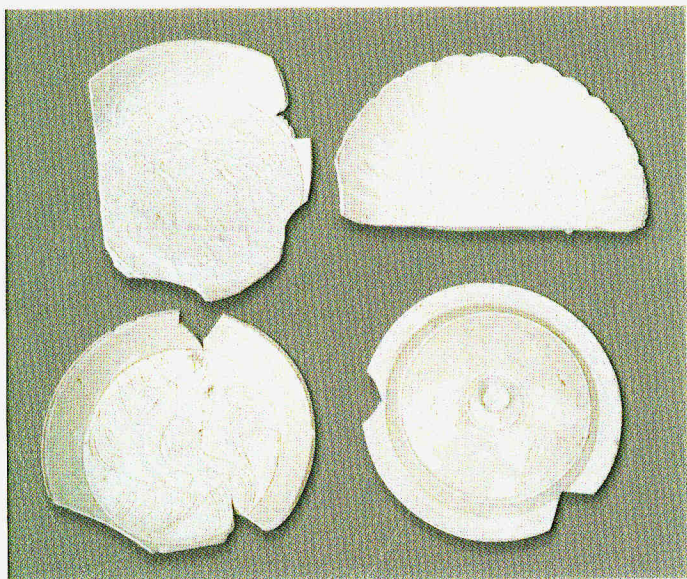
图七 钧窑系瓷器标本

罐 有双耳罐、鸡心罐两种。灰色胎，月白釉、天青釉两种，局部釉色呈天蓝色。内壁施半釉，外壁施满釉，圈足无釉，釉面有小气泡和细裂纹，露胎处呈赭色。标本 03JNLT043056 ② F76：1，紫斑鸡心罐，月白釉，敛口，溜肩，垂腹，腹最大径靠下，圈足。胎质较细。外壁近口部有长条形紫红色斑块，近底处流釉聚结成块状，底足露胎。造型新颖别致，美观大方，为元代钧窑之佳品。通高 10.8 厘米（图版 88）。

三足香炉 大小两种，口沿平折，直颈，鼓腹，长方形冲耳，象鼻形足，圈底。标本 03JNLT048054 ① F22JC33：2，月白釉，两冲耳中部至肩部有动物形耳相连接。颈部饰有六枚花朵形鼓钉，腹部贴附有兽首衔环装饰。胎色灰白，胎体厚重，内外壁均施月白釉，内壁施釉至颈部，外壁施釉至足底，施釉薄厚均匀，突出贴塑出筋效果，露胎处呈橘红色。香炉造型典雅，釉色柔和温润，较为精美。通高 20.2 厘米（图版 89）。

碗 数量很大，种类较多。敞口微敛，口以下渐收至底，小圈足，足墙外撇，墙面呈方形或圆角方形。多缸瓦胎，红黄色，釉色有天青、月白、天蓝等颜色，外壁挂半釉，釉面多鬃眼，部分以铜红釉涂抹成红褐色斑彩。标本 03JNLT022063 ④ II767：4，天蓝釉紫斑碗，弧腹，胎土较粗疏，内外壁施天蓝色釉，圈足露胎呈淡红色，碗口内壁有一长条状紫红色斑，口径 19.2 厘米（图版 90）。标本 03JNLT028059 ② JC19：25，天青釉，直口，弧腹，圈足微外撇。胎为淡黄色，内外壁施釉，内壁近口沿处有一片绿斑，足内露胎处有墨书款“中家”二字。口径 15.4 厘米（图版 92）。

盘 大小两种，直口微敛，弧腹较浅，盘心平坦，口部釉色为黑褐色，有圈足。多数露胎，外罩紫色护胎釉，少部分小盘无圈足，满釉，部分小盘呈菱花口状。标本 03JNLT048054 ① F22JC32：65，天青釉，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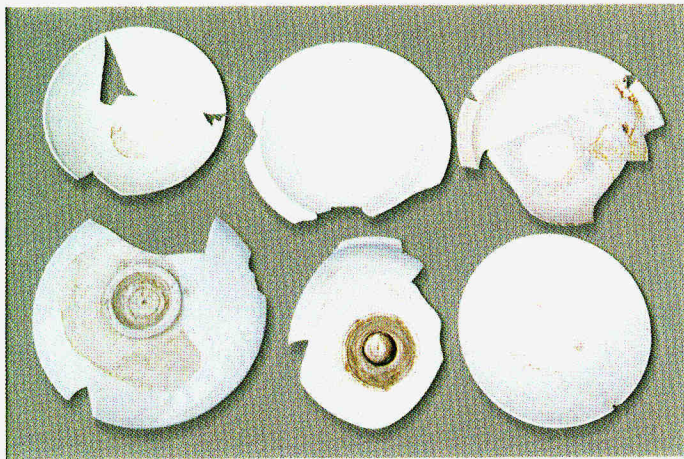
图八 定窑系瓷器标本

壁施天青釉，釉色青中略显白，外壁施釉不到底，有流釉痕，底足露胎呈橘红色。造型大方，制作规整。口径22.3厘米（图版104）。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钧窑系瓷器虽然大多数烧造不太精细，但不乏精品，其中月白釉香炉、月白釉红斑鸡心罐、天蓝釉、月白釉大盘、天青釉八角贴花碗等器物制作美观大方，釉色幽雅莹润，实不多见。

三 定窑系

定窑系器形主要有碗、盘、盆、洗、钵、缸、罐、瓶、杯、高足碗、枕、盒等。足底分为圈足和平底两种。碗有撇口、唇口、花口三种式样，花口碗内壁出筋呈花瓣状。钵、碗多为直口，深腹，圈足，胎体呈白色或白色泛灰，胎土致密，胎壁制作较轻薄，质地较脆，外壁制胎成曲腹或莲瓣状。釉色以白色为主，整体泛青色，也有的釉色白中泛灰，釉面较为光洁。器身施全釉，口部多见芒口。主要采用印花、刻花、划花装饰手法，素面无装饰的瓷器较多见。印花纹饰有折枝牡丹、分格折枝花卉、莲瓣纹等。纹饰题材有莲叶纹、莲瓣纹、蔓草纹、水波鱼藻纹、双鱼戏水纹、回纹、穿花飞鸟纹、瑞果纹、鸳鸯莲池纹、蕉叶纹等，还有一些三角戳印纹、竖条



图九 霍窑瓷器标本

状纹、出筋纹等。印花纹饰较为精细繁密，刻花纹饰较简练（图八）。部分瓷器的足内粘有细沙灰渣。缸、钵类器物内底有涩圈。烧造方法有支烧、叠烧和覆烧三种。在定窑系瓷器中还发现有一些霍窑产品，器形主要有高足碗、小碗、折沿盘、钵等。此类器物胎质呈白色，胎体轻薄，胎土细白，胎质细腻易脆。在内底可见4~5个细小的米粒状支钉痕，有的瓷器内底有涩圈，属支烧、叠烧成器。底足为圈足，足墙宽平矮小，与器体一次拉坯成形，器底有拉坯修正的假圈足，在底足与器壁上有拉坯形成的旋纹。釉色呈面白或灰白，釉层较薄，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到底，多施白色化妆土增加釉色效果。碗、盘类器物有芒口，白釉盘、洗、高足碗等器物制作精细，器形美观大方（图九）。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定窑系瓷器印花和刻划花类器物制作精美，器形规整，其中的花口出筋纹碗、鱼戏水波纹盆、深腹钵、印花盘等都具有特色。以下择其主要器形进行介绍。

盘 敞口，细白胎，斜直腹，盘心饰游鱼、荷花等纹饰，部分口沿呈菱花口状，胎土致密，白釉。标本